

“乡愁”文化为何引共鸣

□星文

余光中的一首《乡愁》曾经打动无数读者,除了诗歌的文字魅力之外,也验证了“乡愁”情结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大概正是因为契合了现代人内心深处无法割舍的乡愁情结,近年来,荧屏上的一股“乡愁”风愈刮愈盛,也打破了电视综艺节目长久以来被明星、娱乐霸屏的格局。

何谓“乡愁”?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就是对故国、故园、故人的思念、回忆,是对故乡一草一木的顾盼、眷恋,是蕴含在其中的厚重人文、积淀在其中的历史岁月,是故乡土地留给自己的爱与恨的记忆。乡愁其实也是一段厚重的历史、一种深深的情怀,乡愁文化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

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刘震云的延津、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东北、毕飞宇的苏北……6月8日起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跟随作家们回到故乡,还原他们的童年往事和创作历程,实际上也是在讲述作家们的乡愁,同时让观者从中反观自己的故乡与乡愁;大兴安岭的驯鹿村、新疆最西北喀纳斯的禾木村、云南普洱澜沧县的老达保村、福建闽东海边的东壁村……以存档东方村落为出发点的纪录片《了不起的村落》目前已推出第二季,播出后勾起了不少人的乡愁;央视推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迄今已播出到第四季,收视热度不减,而且观众的参与度很

高,有网友有感而发,对一些古镇进行过度商业开发的现象进行吐槽,相关微信话题榜排名也一路飙升,该节目还进入一些中小学校,被老师当成教材,化成一堂堂“微型历史文化课”。近年来,像这样能唤起人们那份浓郁乡愁的电视节目还有不少,如《绿水青山看中国》《舌尖上的中国》《味道中国》《本草中国》《二十四节气》《伟大的一餐》《餐桌背后的中国》《传家》等,都不同程度地拨动了观众的心弦,有的还掀起了荧屏收视热潮。

为什么“乡愁”能成为电视观众追捧的热点,特别是能让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观众有所共鸣?这一点,值得那些仍然热爱追棒明星与低龄化娱乐节目的电视人、文化人思考。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让千千万万古村落根植在中华大地上,成为一道道美丽的风景。村落里留存着家族的祠堂、世代相传的祖居、槐树下的千年古井,遗存着祖辈们在劳动和生活中产生的对忧乐、生死、婚配、祖先、自然、天地的敬畏与态度,遗存着大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留存着一代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童年记忆和乡愁根系。随着社会转型加快,特别是城市化、城镇化推进,人口加剧流动,因为工作的关系,很多人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与一家老少团聚。虽然很多人的工作地点已经变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但时间越长,却更能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牵挂。

与此同时,城市文化的五光

十色、社会文化的扑朔迷离、外来文化的交织叠加,让人们认识文化的视野更广、更宽,也对乡愁文化带来了挑战。有的地方对自己的乡愁文化快要忘却,有些地方文化、民族文化仅作为表演、旅游之用。有些村庄仅余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有些地方原生态面貌彻底改变,文化遗产传承青黄不接。但事实上,乡愁早已内化为我们的情感密码、文化密码,成为我们的一种生命的惯性行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乡愁”中的故乡。如若失去了这个精神故乡,我们就会像流水浮萍一样失去一切,摒弃了乡愁文化谈文化、看文化,未免显得苍白无力。可以说,讲述“乡愁”的电视节目正是击中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这种需求,牵引着远离故乡的人通过荧屏去寻找精神故乡,同时也最大限度地留住即将消逝的乡愁文化。

大众传媒产业景象繁华、规则残酷,但凡一个电视栏目都有它的生命周期,长久与否,兴衰与否,其根本在于节目内容。“乡愁”文化类节目受到欢迎就足以说明,电视节目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唯有贴近生活、贴近心灵、贴近大地,既追求“有意思”,更追求“有意义”,才能收获更大的社会效益。大江大海、山林田野,是亿万中国人记忆开始的地方,孕育了现代中国无法割舍的精神原乡。融入乡土元素,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打破“明星叙事”,是电视节目特别是综艺节目走出“创意危机”的好选择。

【读书有感】

读《湘行散记》,感受沈从文的赤子之心

今年是沈从文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近读《湘行散记》,书中诗一般的语言,对故乡风土人情浓浓的眷恋,对湘西世界情有独钟的描绘,不禁勾起我对先生深深的缅怀。

全书由经典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行书简》构成。《湘行散记》真实记载了沈从文回乡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悟,在带给我们一个纯净、恬美的湘西世界的同时,也以优美独特的文笔,表达了作家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和对生命的不倦思考。该书是一部蓄满恋乡情结的乡土之作,随着作家深情的描绘和坦诚的表白,大师恬静从容的心灵世界跃然纸上。1934年初,沈从文接到其母病重的电报,于是从北平出发,几经辗转,终到故乡凤凰。一路上,故乡的青山绿水相映成画,朴实敦厚的风土人情萦怀,撩拨着他的乡情,让他尘封多年的有关家乡的记忆一下变得鲜活起来。作家以沿途见闻为线索,一方面叙述现实的人与事,一方面将湘西历史地理等地域文化穿插其间,清新的描绘,淡淡的抒怀,充分体现作家近乡情怯的故园情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历来有着“乡土文学之父”的美誉。他擅长讲述湘西流域的故事,描绘故园的人们传奇般的苦乐人生。无论是操着乡间俚语的水手,还是多情的吊脚楼女人,抑或是老成持重的矿工、邀功心切的军官,在沈从文的笔下,无不散发着澄澈、剔透的人性之美。沈从文创造性地把抒情诗、散文、游记各类体裁糅进小说里,以诗意盎然的笔调去写人叙事,映射社会百态。在《湘行散记》中,他的这种创作风格更是得到了无以复加的体现。虽然大部分章节都是写家乡的风貌和轶事,但他绝不满足于把这些事简单加以罗列、堆砌,而是用他灵动鲜活的文字,以散文的笔调、诗歌的意境、游记的率性,恬淡自如地讲述着一桩桩旧闻趣事。沈从文无疑开创了一种波澜不惊地记事叙事的讲古风格。让人叹服的是,作家在讲述这一切时,不是以离奇的故事情节取胜,而是用静美绮丽的文字、细腻的心理刻画、情不自禁的情感抒发,把现实与梦幻、山水与人生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亦真亦幻、亦画亦诗的绝美之境。

《湘行散记》虽然写的都是作家记忆中的家乡河流和两岸的秀丽风光以及挣扎在这片土地上的社会底层的人物命运。但他无论写人写景,往往寥寥几笔,就能点出其中的意味和神韵。他是用一颗仁厚的赤子之心来看待和描写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生命的尊严,人性的朴厚,人情的纯美,在他的笔下,都带着一种温润和宽厚。他用自己的如椽之笔,深沉地描画着湘西、颂扬着湘西,他用文学赞颂故土的一切,用平民的视角探索故土人民生命的形态。

《湘行书简》则是沈从文返乡途中与妻子张兆和的来往信札,字里行间流露着作家对妻子浓浓的思念与爱恋。沈从文把这种情感与说乡情道乡事紧密联系起来,不但有情与情的交集,更有对故园绵延不绝的痴恋,既朴实又亲切动人。

流淌在故园的乡愁,散发在鸿雁书信里的爱恋,被沈从文细腻传神地绘就了一幅别具风味的湘情湘景图。时至今日,那清新婉约的文字魅力,那纯朴隽永的思想张力,依然鲜活着我们的记忆,并成为这个时代难以磨灭的文学印记。

明明是伪科学, 可每个人都看到了真实的自己

□独孤

截至写作本文之时,国产电影《超时空同居》不仅连续八天登顶中国内地票房单日冠军,将引进片《复仇者联盟3》与《星战外传:游侠索罗》甩在身后,成为近来国产片的一匹出人意料的大黑马,也让人看到国产小成本爱情电影的最新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即来自都市爱情类型电影自身的话题延伸、明星效应以及对当代都市人群的共情程度,体现在《超时空同居》中,则又加上了对于科幻类型要素的短暂挪用。

影片中,分别住在1999年及2018年同一间上海老式旧屋中的公司职员陆鸣与珠宝店导购姑娘谷小焦,因为一次时空连通的技术误操作而出现在了同一个空间中,他们共处的是两边如同镜像的新旧房间,以及连在一起、但从不同方向打开分别是1999年及2018年外景的门。对时年25岁的陆鸣与32岁的谷小焦来说,如何正确面对眼前这个来自未来/过去的同居房客以及他们各自所负载的年代,构成了剧情发展的主线。

超时空相遇的设定,从影片的类型设定本身来说,对剧作本身张力的拓展有相当大的能量支撑。无论是过去的人走到未来见到新世界,抑或现在的人回到过去看自己的年少时光,影片给出的基本设定是自己不能够碰

上不同时代的自己,一旦试图这样做,便会招致天崩地裂。应该说,这一科幻设定的理论基础在片中没有得到足够清晰的表述,导致最后的逆转看上去很突兀,但它的存在直接导致了现在的陆鸣试图修正作为闯入者的过去的自己所作出的举动,来维持现实的历史不被改变。这成为影片中后段的叙事主线,在陆、谷二人套路化的相爱之外,他们如何与自己战斗,也成为现实的焦点。

而真正支撑该片成为票房黑马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伪科学的设定如何在剧作的时空情境里大做文章,电影自身并未陷入猎奇的想象景观,相反,更趋坚定地以一种正向的原初情感来打动观众。片中男女主角相互串到对方的时代,在世纪末的街头骑单车,到现时刻的酒吧一醉方休,包括陆鸣冒充谷小焦男友赴宴造成的喜剧效果,皆不断带给观众一种“昨日之事不可留”的悲喜交加以及对原真的质朴情感的留恋。



事实上,这种叙事正是《超时空同居》借以动人的基础。这其中的质朴一面,也许恰恰是时下电影市场(尤其是高票房商业片)所普遍缺乏的,即真正着眼于真实存在的现实中国人或事,从大众情感出发结构出一部商业类型片的吸引力。前几年同样以黑马之姿出现的《失恋33天》《北京遇上西雅图》等作品,已经身体力行展示了由普通人生经验的细微之处捕捉别开生面景观的努力。他们属于“正常”的中小成本商业制作,同时亦在既有的框架内,试图寻找与当代人情感有共鸣的思想资源与体验。

从商业角度,《超时空同居》固然是精打细算地迎合观众;由工业角度,这部电影其实是成熟技艺的一个范本,让人信服且有幸福感地乍悲乍喜,不是随便凑几个段子就可以做到的。而这类算不上大制作或具备“经典”价值、但在中国电影当下的作品整体序列中属于“正常”的影片,其对电影工业的积极意义其实比市场意义要重要得多——一个真正成熟的电影生产体系中,各方面水准都到位且能够准确揣摩观众心理的作品其实应该成为常态。这不仅仅指影片创造了怎样可供模仿复制的类型或模式,事实上,是对待创作的观念决定了影片的质量,进而影响到其市场表现,而非反其道而行。

□黄东光